

同窓友誼
作真

凌濛初研究

徐定宝 著

黄山书社

甚願逸事新語可佐談資
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子墨
其為栢梁餘材武昌刺竹
亦不少竟不能起聊復綴為
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

图一 凌濛初手迹

同雲用詩繩上天
同雲言雪也時多
作形雲謬

此郎琵琶記孩兒
出在今日中一
調也時本多連刻
前曲又有作前腔
就甚今查正

涼草虫

或作狼
草生誤

勁風寒四合。暮烟昏慘慘。同雲布晚天變。只愁那長空舞
絮綿。去心如箭。旅舍全無。今宵何處安眠。

臘梅花

孟津驛舍。唯在黃河岸邊。乘船坐馬十分便。子母每忙向

前可憐窮面。暫假安身望週全。

用先天韻。內慘字犯廉繼

古人云眼前光景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此語于曲
更然。如此等曲。不假藻繪。真率自然。所謂削膚見肉。削
肉見骨者也。視為易正。自難然不近時目。無枯出者。余
特錄之。并誌此。以俟知者商之。

图二 凌濛初在《南音三籁》中的眉批与尾批

序

陈美林

凌濛初是我国十七世纪一位重要的作家,无论其创作或理论著述,在我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当时和其后的文艺研究和创作均产生重大影响。既往对他的研究虽亦颇有成绩,但与其之成就和贡献相比,仍然显得不相称,尤其是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

徐君定宝攻读博士学位之初,与予反复讨论,确定以凌濛初为其研究重点。完成学业以后,仍孜孜以求,如今近三十万字之《凌濛初研究》业已完稿,即将付梓。

徐君此著力图对凌濛初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以对其生平事迹的新发掘为起点,根据充分资料进行辨析考证,一反凌氏与农民起义为敌之旧说,为重新评价凌氏之创作和理论扫清障碍;进而联系其所生活之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语境,将其置于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之晚明东南地区的特定环境中加以考察,探索其所感受的社会发展、学术思潮之影响及其体现于创作和理论著述中之印迹,视野宏敞。以此为基础,进而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对凌氏之小说、戏曲创作及其理论之美感效应和美学价值,予以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凌

氏之戏曲创作和理论，常为其小说创作之盛名所掩，其实凌濛初于戏曲之研究亦颇有成绩和影响，贡献良多，他所校订之《西厢》，自暖红室翻刻后一直流行不衰，其曲选《南音三籁》和曲论《谭曲杂札》也是戏曲史上的重要著述，前人研究较少。徐君此书却以相当篇幅予以深入、细微之研究，揭示其戏曲本色论之具体内涵。总之，《凌濛初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翔实之资料、严谨之考辨，对凌氏之生平史实重新考察，对其思想意识重新认识，对其著述重新评价，既有兼综之长，又有创辟之见。

徐君与予初识于1985年，彼时杭州大学古籍所举办助教进修班，邀予前往讲学，徐君为该班学员。此后偶有书信请教问学。1995年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于1998年初夏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学位论文即将出版，问序于予，弟子有成，心中喜悦自不待言，乃乐为之序。

1998. 11. 29 于南京

序

卞孝萱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美林教授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位优秀的文学博士，徐定宝君其一也。徐君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已有多多年，专业基础相当深厚，他有志于继续深造，负笈南京，攻读博士学位，在名师陈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三年有成，《凌濛初研究》就是由他的学位论文发展而成的一部高质量的专著。

知道凌濛初之名者虽很多，看过《二拍》者也不少，但真正了解凌濛初及《二拍》者有几人？截至目前，学术界似尚未对这位杰出文学家和两部重要话本小说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确是一件憾事。《凌濛初研究》一书，以其研究的完整性，为学术界填补了一个空白；而其研究的深入性，又可推动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朝纵深方向开拓。

徐君从阐述时代背景——晚明经济文化现象和考论凌濛初的生命历程、政治定位入手，进而论证《二拍》与晚明文化语境、《二拍》的美感效应、《二拍》与《三言》、《型世言》之比较，逐步展开，层层深入，新见叠出，精义纷呈。如指出《二拍》为创作成果，《三言》

乃编撰之书，在反映社会风貌、表现进步的市民意识方面，《二拍》较《三言》更加集中与强烈，时代气息也浓郁得多。至于《型世言》，其思想内涵与美学品位，皆难与《二拍》相提并论。曲终奏雅，一唱三叹，由此及彼，有点有面。

凌濛初又是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而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较少。徐君既综评凌濛初的戏曲创作成就，又分别考察其流传至今的杂剧、传奇及散曲，并对其曲论《谭曲杂札》的理论贡献，曲选《南音三籁》的美学价值，作了细致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丝丝入扣。明代曲坛有沈、汤之争，徐君论述了凌濛初的“合则双美观”之后，进一步指出，沈、汤之争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时代戏曲遇到历史发展的新契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对时代趋势与要求作出的积极反应。举此一例，可以看出徐君学术视野之开阔。

话本小说和戏曲是饶有兴味的课题，加以徐君的文笔生动活泼，《凌濛初研究》写得引人入胜，使我爱不忍释。

《凌濛初研究》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徐君非常感谢慈母的教育和贤妻的支持，言出至诚，感人至深。联想到我，如果没有慈母的教育和贤妻的支持，就连今天这样的我也不可能。身世有相似之处，又忝为徐君的博士

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故欣然为之题签、撰序，而不计书法、文章之工拙也。

1998 年冬于南京大学

前 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杰出文学家凌濛初（1580—1644）是古典文学名著《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的作者，从而被公认为我国话本小说创作的重要代表，他又因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戏曲及颇有影响的曲论作品而被称之为晚明著名戏曲家。凌濛初的创作，尤其是他的小说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还显示出中国话本小说在文化意蕴及审美品位上所达到的境界与高度；同时，人们也能在作品丰富内涵所构建的文化框架内，清晰地触摸到晚明社会的时代脉搏，领略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因此，对凌濛初及其创作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具有意义与有价值的。

然而迄今为止，对这位文学巨人尚未有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国内，自建国至八十年代初，对凌濛初及其创作的研究由于受到“左”的干扰，不仅成果稀少，且成就平平。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步入九十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始有起色，某些传统的结论与评判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但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广度与深度上

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且不少应予重视的研究领域尚少有涉猎。在国外,研究凌濛初者更少,主要学者集中在美国与日本,他们多从事于翻译与文化意义上的诠释。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对凌濛初辟有专章研究,一些国外学者对《二拍》的版本及其他问题也曾作过某种有价值的研究。然而海外学者对于凌氏的研究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系统性与研究的深度上表现得力不从心。

而且我们还须看到,在国内外已有的并不太多的对于凌濛初的研究资料中,仍可发现其中见解的偏颇、评判的不够公允以及缺乏历史依据的结论性武断。因此,对这位中国十七世纪的重要作家——凌濛初进行一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力求有较大的突破,也就成了凌濛初研究领域内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人曾以这一课题作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又在此基础上对凌濛初进行多方位研究的基本动因与目标之所在。

本课题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凌濛初研究的完整性填补了一个空白,同时,在研究中所进行的对于宏观审视的把握,对于具体问题的考辨、论证与剖析,亦有利于纠正学术界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某些并不公正的观点和看法。为推动与促进凌濛初的整体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本课题在论述上共分六章。

第一章，时代与生平。旨在探究历史发展进程与个体生命历程间应当存在的某种精神契合与感应性关联，发现并找到在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灵动的生命体内浸润着的时代因子和环境所赋予的诸多影响。在审视作家生命历程之时，对其所处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使我们看到，晚明社会随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经济的架构内呈现出与传统相悖逆的异动迹象，且多少带有近代社会的某些特质；在社会思潮方面，儒学的神圣化地位开始动摇，程朱理学逐渐为阳明心学所替代，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公然向封建礼教提出大胆的怀疑与挑战，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出现转变。凌濛初创作的话本小说《二拍》，也就是当时进步思潮促进下俗文学空前繁荣的大文化环境中的产物。长期以来，对于凌濛初生活经历的政治倾向持否定态度者尚多，尤其是凌氏有过的“呕血而亡”的史实，不少文学史家由此断定其是个“对抗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反动文人”，在本章的第二节中，进行了必要的考证与辨析，不仅对以往既定的评判结论提出质疑，而且还认定凌濛初是位忠于职守、体恤民情的封建循吏。

第二章，《二拍》与晚明文化语境。明确提出发生于明后期、在文化层面上具有启蒙精神的社会思潮是中国

文化史上继先秦、魏晋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文化语境建构的内涵重在摆脱封建精神的束缚与张扬主体个性的活力，无疑为文学的世俗化带来强劲的推动力。凌濛初创作的《二拍》作为晚明文化语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其内质包容量有限，却实实在在显露出时代的精神闪光。《二拍》以商贾形象的重塑，阐明社会群体对商业的传统偏见有了极大的改变，社会价值观出现位移，社会个体把经商行贾视作人生奋斗的目标，人们的个体人生观发生嬗变。另外，由于商贸活动中吸纳了传统伦理原则外的灵活与生动的经商意识，使晚明的商业道德臻于完善。《二拍》也反映了时代主情意识的演进，既以令人怦然心动的与传统婚姻信条尖锐对立的爱情故事表现社会婚姻观念内的伦理悖逆，又以时代生活中激荡着不可遏制的撞击理学压抑、追求自我本体复归的思想潮流而凸显情爱心态内的主体自觉，表明女性在婚姻上一一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已经动摇，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以青年女子敢于突破“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大胆寻求爱情的幸福与生活的理想而揭示出社会贞操意识中的时代骚动。凌氏之《二拍》的思想意蕴从而与晚明文化语境相沟通，为历史的理性框架填补了无数生动的感情材料，因此《二拍》在文化倾向上显示出很高的社会和历史的价值。

第三章,《二拍》的美感效应。《二拍》内有不少题材仍源于以前的了无意趣的旧闻佚事,从诸如笔记小说中移植而来。然而,原本短小甚至寥寥数语的故事,一经移植就被创作成数千字乃至更长的小说作品,使题材的创意在“演而畅之”的情节构架内得以拓展,作品的审美意趣大为增益;而题材移植后,人物形象的再次造型与人物性格的重新组合,使“再生”的形象更富有艺术魅力。另外,《二拍》在创作方法上虽以白描、写实见长,然在其平实无华、生活气息浓厚的叙事背景中透视出强烈的讽刺色调,产生由不同讽刺类型所引发的美感效应。如批判性反讽,在对象批判的活动中客体遭到讥讽的同时,主体亦受到嘲讽,在受讽的地位上,主体与客体近乎相同。在反讽过程中,肩任者有年长的儒生与老者,也有年轻的秀才与女子,以他们实实在在的行为举止营造出充满诙谐情调的讽刺氛围,揭示出传统文化记忆与现实文化情状间的深刻矛盾,因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并流露出合乎市民阶层的人生志趣与审美时尚。又如喜剧性讽刺,从内容着眼,讽刺世态、抨击时弊者有之,鞭责陋习、揶揄愚蠢者有之,嘲笑丑态、戏弄自私者亦有之;就风格而言,有的强烈中显激忿,有的委婉内见沉郁,也有诙谐里显幽默,而不管内容、风格的不一,众多喜剧性讽刺几乎都是借助故事艺术架构

内的情节比照、事件偶合、细节误会等途径得以实现。《二拍》对于旧有题材的移植与恰到好处的讽刺手法的运用，使作品的美感效应因之大增。

第四章，《二拍》与相关小说之比较。首先论述《二拍》与《三言》之异同。这两部小说均被公认为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在文化倾向及美学特征上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也因各自创作个性的不同而显示出两者之区别。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三言》无论在思想意义与审美品位上皆高于《二拍》。其实这一结论有待商榷。从大量的具体作品的考察研究中可以发现，《二拍》在不少方面并不比《三言》逊色，且不说前者为创作成果，后者乃编撰的结果，重要的还是在作品反映社会风貌、表现进步的市民意识方面，《二拍》较之《三言》则显得更为集中与强烈，时代气息也浓郁得多。另外还论述了《二拍》与《型世言》的异同。《型世言》作为可以与《三言》、《二拍》同列的话本小说集，在不少方面显然比不上《二拍》，尤其在思想内涵上，《型世言》的说教成分既多又生硬，腐朽的伦理意识常充溢于人物的形象之中，从文化倾向的角度看，虽亦不乏认识价值与史料价值，但意蕴的思想深度与美学的品位，皆难以与《二拍》相提并论。

第五章，戏曲创作成就揽要。本章在全面介绍凌濛

初创作的戏曲作品基本内容后，对其流传至今的杂剧、传奇及散曲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研究。杂剧《北红拂》与明代张凤翼的《红拂记》皆源于唐人传奇小说《虬髯客传》。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由于作品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三位“红拂”内在性格的差异，这是客观时代环境与作家主体情志相揉合、又经作家审美目光滤筛的具象化的结果。在残存的传奇《乔合衫襟记》套曲及几支散曲中，既能窥探作者当时的真实心境，又多少让人感受凌氏在戏曲作品内常用的艺术手段及自身对于戏曲创作的深厚功底。

第六章，曲论与曲选。着重对凌濛初的曲论作品《谭曲杂札》与曲选作品《南音三籁》作了评介与研究。《谭曲杂札》主要体现凌氏的戏曲“本色观”，这也是其观照与评判各种戏曲创作现象的思辩基础与立足点。《南音三籁》是凌濛初戏曲观念的具体呈现，其按自身戏曲审美原则对曲坛各类作品进行鉴品，并按天、地、人“三籁”予以美学品味上的归类，在戏曲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

另设有附录。由有关凌濛初生平的部分史料、有关凌濛初著述的部分史料及凌濛初研究论文索引摘要三部分组成，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研究上的某些方便。

由于受本人学术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制约，虽基本完

成上述课题的研究任务，但欠缺仍然不少，真诚欢迎专家、同行及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今后再进行必要的修补与订正。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陈美林教授对此课题研究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他还在百忙中抽时间为本书作了序。

我非常感谢曾担任过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卞孝萱教授对本项研究的热忱关心与具体指导，他亦拨冗挥毫，为本书作序并题签书名。

我也要感谢曾指导过这一课题研究，并提出过宝贵意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研究员、南开大学陈洪教授、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和俞为民教授、华东师大齐森华教授、南京师大李灵年教授和钟振振教授、苏州大学王英志编审、福建师大齐裕焜教授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吴功正研究员等；同时还要感谢为这项研究成果公开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黄山书社刘欣先生。

最后我怀着丈夫所特有的心情感激我的妻子赵银娥，长期以来是她含辛茹苦、教子持家，对我的学术追求给予莫大的理解与关爱，是她用体弱多病的身躯撑辟一片可让我潜心学涯的小天地，没有她顶住清贫生活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就难以铸成我今天小小的成就。在这

里我由衷地要向她道一声：“谢谢！”

谨以是书奉献给我已经去世的最敬爱的母亲。

谨以是书献给所有关心我的师长、同窗与亲朋好友们。

徐定宝

1998年12月于宁波柳汀斋